

中華詞學論叢

中華詞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施議對編纂

剪離愁千縷。

直，煙裏絲絲弄碧。隋堤上、曾見幾番，拂水飄綿送行色。登臨
國，誰識京華倦客。長亭路、年去歲來，應折柔條過千尺。鴛鴦
舊蹤跡，又酒趁哀弦，燈照離席，梨花榆火催寒食。愁一箭風快，
篙波暖，回頭迢遞便數驛。望人在天北。淒惻，恨難續。漸
縈回，津堠岑寂，斜陽冉冉春無極。念月榭攜手，露橋聞笛。空
事，似夢裏，淚暗滴。



澳門大學
UNIVERSIDADE DE MACAU

中華詞學論叢

中華詞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澳門大學
UNIVERSIDADE DE MACAU

2008

中華詞學論叢
中華詞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編 纂：施議對

封面設計：馮 勝

統 籌：澳門大學出版中心

出 版：澳門大學

澳門氹仔徐日昇寅公馬路

電話：(853) 2883 1622

網址：www.umac.mo

傳真：(853) 2883 1694

電郵：pub.enquiry@umac.mo

承 印：華輝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08年10月·初版

數 量：500冊

On the Theories of Ci Poetry –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ese Ci Poetry Studies
(in Chinese)

Edited by Sze Yee-tui

Published by University of Macau

Avenida Padre Tomás Pereira, Taipa, Macau, China

Tel: (853) 2883 1622

Fax: (853) 2883 1694

Website: www.umac.mo

Email: pub.enquiry@umac.mo

Published and printed in Macao.

© 澳門大學, **Universidade de Macau, University of Macau, 2008**

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78-99937-943-4-9

中華詞學論叢

中華詞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前山後山雨浪浪，江南江北青山多

——《中華詞學論叢》序

鄧國光

澳門座落珠江口之畔已經四百年，是西學入華的必經之路，文化累積極為深厚，一磚一瓦，一木一石，俱可與人無限的懷想。此所謂歷史感。

中原文化起碼經過五千年的演變，深厚寬廣自不待言，表現中華文化精義的學術與文藝，也是窮一生精力也不能盡探。中國任何一個城市，歷史都遠比澳門長；中國人口眾多，單研究中國文化與學術的學術人口，相信比澳門的人口加幾倍還不止。中國人在中國的城市講論中國的學問，極為地道。

澳門依賴商業和旅遊娛樂事業，一小片土地，養活五十萬人口。社會需要生存，與其它地方競爭有限的生活資源，於是學校必須講求應用，研習技術與商業知識，人文學科與文學藝術相對於生存的基本訴求，地位是次要的。因此，客觀的形勢，造就了講求應用的教育方針，以收立竿見影的效果。

討論中國古代文學，理應在中國的城市。在土生原住的環境，探討原生的事物，最能夠觸發直接的感會。何以在澳門舉行中國傳統詞學的研討會呢？因為學術不單是文藝式的感會，還需要清醒的思考與回顧。在澳門回顧傳統，有時間上的距離，有精神上的距離，有社會的距離，有人生的距離，有文化上的距離，長長的距離，反而看得更清楚、說得更明白，不黏塵帶水，痛快磊落地為傳統學術下一個比較客觀持平的論定。有了距離，反而更真。

1999年，澳門已經回歸祖國的懷抱。議對教授與我共同主持澳門大學中文學院，滿懷樂觀的期望和情緒，迎接歷史新的一頁，

開展了澳門有史以來從未有過的龐大學術發展計劃，顯示澳門社會所蘊藏的精神資源之巨大，足以成為新世紀中國正統學術承傳的其中一重要氣脈。從1999年9月開始，中文學院不斷舉行學術講座、調整課程、強化區域院校學術合作和交流，並在2000年夏天，舉辦「國際詞學研討會」。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美國舉行了第一屆國際詞學研討會，自始無聞。我們舉辦這一次研討會，是自覺接續第一次的會議。在美國舉行第一屆會議的時候，議對教授剛從北京抵香港，成為香港人的一分子，亦曾參加這一次的大會。二十年後，議對教授又成為澳門人的一分子，籌辦並組織這項國際詞學研討會，歷史感極為濃厚。

歷史感不是古董商人對待古代氣脈的態度，也不是遊客對待古物古蹟的態度，而是深植內心深處的文化承傳意識，這種意識是自覺的，而且有意轉化成為一股具體的力量。議對教授專治詞學，從一開始便從歷史語境之中觀照詞學、復活詞學、發揚詞學。所以既有文本的研究，以文本研究觀照詞學；亦有詞論的探索，以詞論復活詞學；而議對教授同時重視寫作，教導學生填詞，組織詩詞社團，向社會各階層進行誘導，全方位發揚詞學。這一切來自一種學術的抱負與關懷，要不是如此，根本不可能想像澳門這樣一個小的地方，能夠進行如此強有力的學術活動。這種強力來自文化承傳上的意志。更具體說，文化承傳在個人的學術生命史上稱之為師承。議對教授在澳門大學講學，強調師承、強調學統，這是一股強大的學術承傳念力，承上繼下，所以他對澳門的年青人充滿期望。期望下一代能夠接棒，能夠傳下去，生生不息。這就是歷史的意識。澳門的歷史感成為議對教授歷史意識啟動澎湃動力的平台，國際詞學研討會能夠成功舉辦，只是露於水面的一角冰山而已，但於澳門以至整個中國學術史上均意義重大。

因為這股強大的文化念力和意志，必注定我們主持的中文學院不會隨波逐流，並非只是應用技術訓練的基地。「中文」這一詞，在殖民地的歷史大背景中，意味着文化身份的回歸，而不是異族統治者心目中所認為的被統治的語言。為了復活「中文」在

中國人社會的活力，中文學院重新調整發展方向，確定以提升和發展學術為目標，期望澳門大學能夠成為中國人值得自豪的學術重地。這時，讓詞這種最廣為人所傳頌的文體來啟航。我們在極端困難的環境下舉辦了這一次詞學國際學術研討會。這不是小規模的座談會，而是復活中國學術在澳門的嘗試。要不是具有過人的膽識，以及莫大的氣魄，便不會出現這樣的學術勢頭和活動。議對教授籌組詞學研討會，不是違俗，乃是為了千秋萬世的學術承傳與發展。

因為秉持一股強大的承傳意識，於是議對教授廣邀天下學者，親臨澳門商量論學，並周詳組織各場的討論，以及有系統地總結整個討論活動，從之梳理當代詞學研究的四大系統。這是文化的氣魄、歷史的胸襟、理論的嚴密，以及生命的活躍。

現在也是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之下，議對教授運用有限的資源，編纂這部論文集，使得這一次學術活動能夠成為歷史的記憶，提點後人接續的努力。是為序。

2008年4月於澳門大學中文系

目錄

序	鄧國光	1
論詞之美感特質的形成	葉嘉瑩	1
詞學的自覺與自覺的詞學		
——關於建造中國詞學學的設想	施議對	21
唐宋詞學的自覺與樂府傳統的新變	韓經太	43
南北文化融合與詞體的確立	趙山林	65
敦煌歌詞新論	楊慶存	77
唐五代江南風物詞探微	賈晉華	97
論宋詞中的「騷」、「辯」之旨	鄧喬彬	111
宋代女性觀念與女性詞論略	沈家莊	129
宋詞中的別離主題	蕭瑞峰	167
論東坡哲理詞	陶文鵬	185
論周邦彥詞中典故的運用	金貞熙	201
關於李清照《詞論》的幾點思考	顧易生	217
南宋雅詞辨原	謝桃坊	231
北宋黨爭與清真詞的創作	鞏本棟	245
張炎論詞的清空	邱世友	257
論詞人姜夔與「晉宋人物」及「文化人格」	趙曉嵐	289
夢窗詞研究回眸	錢鴻瑛	303
讀夢窗詞小劄	鍾振振	333
詞與賦：觀察張惠言詞學的一個角度	張宏生	371
暗傷亡國偷彈淚——論清代初期的愛國詞	徐培均	381
清代「閨詞雄音」的二律背反命運	王力堅	393
詠史詞散論	劉文忠	407
《古今詞統》誤收誤題唐五代詞考辨	王兆鵬	417
宋詞箋注之缺失與示例	王偉勇	429
《醉翁琴趣外篇》的真偽與歐詞的歷史定位	王水照	457

《釵頭鳳》公案考辨.....	黃世中	469
新中國五十年的詞史研究和編撰.....	劉揚忠	503
胡雲翼詞學研究平議.....	劉永翔	521
施蛰存的詞學研究.....	劉 凌	529
西方詞體研究要略.....	周發祥	537
後記.....	施議對	549

論詞之美感特質的形成

葉嘉瑩

施議對：

昨天，澳門大學舉行一場學術座談會，葉嘉瑩教授講了她的詩詞道路。今天，我們請葉嘉瑩教授為中華詞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做主題演講。所謂主題演講，就是為學術研討會開題。我們這次所舉行的學術研討會，圍繞三個方面問題——詞學理論問題、詞史問題、詞學史問題，展開討論。葉教授的演講，將為我們的討論，提供有益的啟示。葉教授長期從事中國古代詩詞的研究與教學工作，成績卓著，早已蜚聲海內外。在座各位，對於葉教授，亦比較熟悉，不用我介紹。葉教授剛剛在臺灣丟了護照及其他證件，造成一些麻煩，但本著對於詩詞所具有的一份熱愛的感情，希望將這種熱愛的感情與大家分享，葉教授趕來參加我們的研討會。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歡迎葉嘉瑩教授講演。

葉嘉瑩：

謝謝主持人！我自己很恐慌，實際上最近幾年來，自從在加拿大退休以後，很多認識的朋友邀請我到各地去演講。如同昨天我所說的，我對詩詞是有一份熱愛的感情，而且我也願意把我對詩詞的熱愛、對詩詞的理解貢獻出來，就像是「野人獻曝」一樣，帶領年輕的朋友們一同來欣賞詩詞。我近來除了在各地的大學授課以外，還給幼稚園的小朋友講詩，我跟朋友合作編了一本「與古詩交朋友」的一個小冊子。最近這段時間東跑西跑，淨忙這樣的事情了，我實在沒有在讀書，也沒有好好做研究，所以我非常惶恐。我參加這次會議，很希望有機會能夠跟與會的各位專家學者來學習，也像昨天我所說的，我之所以願意講，是因為我對詩詞的一份熱愛。

剛才施先生說，我們這次會議的主題有三個方面：詞學史、詞史、還有詞學理論。我因為前些天把機票、護照等重要的證件都丟掉了，忙了好幾天，只是在臨來以前才匆匆忙忙辦好的手續，所以沒有做什麼準備。不過最近，我到臺灣參加了一個「漢學會議」，這次的漢學會議的主題是「文學與世變的關係」。我也是臨時湊了一個題目，現在就把這個題目簡單向大家報告一下。這篇文稿也是很倉促寫成的，因為我實在是事情比較多。去年12月底才回到溫哥華，1月初我去了渥太華我女兒那裏，2月到臺灣參加了一個2000年國際書展的會議，3月又到大陸去給我的研究生主持答辯的考試，4月底才又回到溫哥華，5月溫哥華的朋友要我給他們開設詞學的課程叫「百年回首」。因為今年是庚辰年，百年以前就是庚子年。他們說今年不講，明年就不是百年了，所以讓我一定要講。「百年回首」是談庚子國變中反映歷史的詞作。5月我又生病了，重感冒、咳嗽，所以我把臺灣的論文拖了很久都沒有寫。本來想我生病就不用去參加了，但是中央研究院文學所的所長不放過我，給我打了很多電話，發了很多傳真說一定要去。於是我就匆忙的寫了這篇文稿，這篇稿子的確寫得很匆忙，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現在我借這個機會提出來，請諸位專家學者多給我指教。

我的這個題目比較長，也比較複雜，大致可以涵蓋施教授剛才所說的我們這次會議的三個方面的主題。因為大題目是「文學與世變的關係」，而我寫的是詞，所以一部分是「論詞之美感特質的形成」，討論詞的美感特質是什麼，它是怎樣形成的。其二是詞學家對詞之美感特質形成的反思。其三是詞之美感特質的形成與詞學家的反思與世變有什麼樣的關係。詞之美感特質的形成，當然與詞史有相當的關係，那麼就會有詞學家對這個特質進行反思，這樣就會牽涉到詞學史或者詞學理論。我這篇文章只是一個非常粗略的想法。首先，我從詞之美感特質的形成說起。大家常常「詩詞」並稱，好像都是押韻的美文，都是抒情寫景的。其實詩之美感特質跟詞之美感特質，我個人認為是相當不同的。詩呢，「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詩是言志的，是作者把自己內心的思想感情直接寫出來，「情動於中而形於言」。我以為詩的主要的

美感特質是一種興發感動的力量，這是非常重要的。那麼是什麼使得你內心有所感動呢？《禮記·樂記》上說：「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是外物使人感動。大自然的四時，「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鍾嶸《詩品序》），是外界的景物使我們感動。「嘉會寄詩以親，離群托詩以怨」，人世間的種種也使我們感動。詩是抒發作者的主體志意，因為接觸到外在的情境，不管是大自然景物的呈現，或者人世間的一切悲歡離合、喜怒哀樂的種種事項，都會使得我們感動。「情動於中」然後寫成詩，詩具有一種興發感動的作用，這就是詩的美感特質。詞呢，早期的敦煌曲子詞就是當時的流行歌曲。凡是會唱流行歌曲的人，都能夠配合著流行歌曲來唱一首詞。所以敦煌曲子詞的內容非常廣泛，帶兵打仗的可以把兵法寫成歌詞，醫生可以把治病的醫訣寫成歌詞。不過很可惜，敦煌的曲子並沒有直接的流傳下來，沒有印刷流傳。那麼真正對後來的詞造成很大影響的是最早的一本詞集——《花間集》。下面，我們就從《花間集》談起。

《花間集》前面有歐陽炯的一篇序文，稱集中所選錄的為「詩客曲子詞」。像敦煌的曲子，就是市井之間，無論是什麼行當的人，只要會唱流行歌曲都可以寫一首詞。可是《花間集》不一樣，歐陽炯說他們所編集的是詩人文士，是高級知識份子的作品，是「詩客曲子詞」。他們編選的目的是「庶使西園英哲，用資羽蓋之歡；南國嬋娟，休唱蓮舟之引」。他說希望或者可以使得那西園的英哲，「西園」是建安時代的文士雅集的場所，「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曹植《公宴》），是文人的集會。「英哲」是有才華的人。「用資羽蓋之歡」，這些歌詞就是用來增加他們在「飛蓋相追隨」的遊賞之間的歡樂。當時詩人文士的聚會，會有歌妓酒女相伴，「南國嬋娟，休唱蓮舟之引」，那麼使得這些南方的美女，就不要再繼續唱那些採蓮之類的曲調，「蓮舟之引」是指一般的通俗歌曲。而現在我們就有詩人文士寫出來的更典雅更美麗的歌詞來供這些詩人文客聚會時候來歌唱來欣賞。所以《花間集》就是在這樣的場合，為這樣的目的而編選的一種詞集。

那麼，在這樣的歌宴酒席之間，他們所寫的美女與愛情的歌詞

跟世變有什麼關係？與國家社會歷史的變故有什麼樣的聯繫呢？宋代陸放翁寫過一篇《花間集跋》，他說五代的時候「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在這樣亂離的戰爭時代，而寫出這樣的聽歌看舞、美女愛情的歌詞，「士大夫流宕如此」，那些讀書人嬉戲、流宕到這樣的地步，真是「可歎也哉」。可是從另一方面來看，它又具有一種很微妙的作用。所以詞的美感特質真的是非常微妙的，正是在這些外表看起來都是美女愛情的、傷春怨別的，好像不涉及時事的作品之中，後來的讀詞的人從裏邊看出了很多很深層的非常幽微隱約的含義。比如張惠言在《詞選》中說溫庭筠的《菩薩蠻》是「感士不遇也」，這是感士不遇的作品。《花間集》所選的溫庭筠的第一首《菩薩蠻》是：「小山重疊金明滅，鬢雲欲度香腮雪。懶起畫娥眉，弄妝梳洗遲。照花前後鏡，花面交相映。新貼繡羅襦，雙雙金鸚鵡。」寫一個美女起床、化妝、穿衣、照鏡等活動，這有什麼意思？張惠言說溫庭筠「照花前後鏡」這幾句詞，就是《離騷》初服的意思。《離騷》是屈原所作，所謂「信而見疑，忠而被謗，憂愁幽思，而作《離騷》」（《史記·屈原賈生列傳》），這首詩裏面有屈原對楚國的關懷和悲慨。《離騷》中寫道：「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吾初服」，屈原說他想被朝廷重用，想挽救國家於危亡，可是朝廷終究不肯聽信他的忠言，將他放逐了，「進不入以離尤兮」，得不到任用反而遭遇到批判和凌辱，所以他就退下來。退下來之後，他既不是自暴也不是自棄，雖然還在放逐之中，他說還要修整自己的衣服。屈原是用追求形象的美好來象喻對美好品德的追求，他常常用美女來比喻他的理想，或者是一個美好的君主，或者是一個美好的賢臣。「眾女嫉餘之蛾眉兮，謠諑謂餘以善淫」，其他的女子因為嫉妒我蛾眉的美好，就造謠說我「善淫」，屈原遭人譏謗，這樣被楚王疏遠了。而屈原愛美要好的志意沒有改變，司馬遷《史記》說「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因為他的品質、他的理想是高潔美好的，所以他在他的作品中就稱讚高潔美好的事物。《離騷》云：「制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佩繽紛之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詩人用美好的衣服象徵美好的品德，他說既不得朝廷的任用，我就退下來，即使退下來，還要修整我美麗的

衣服，仍然要追求品德的、學問的美好。在中國的古代，從屈原開始就有了這樣一種傳統，美女可以有一種象喻的含義。同樣，美麗的衣服也具有了一種象喻的含義。所以張惠言就從溫庭筠所寫的美女穿衣照鏡的小詞裏邊看到了這樣的一種深層的含義。

那麼大家也許會問，這是讀者這樣解說，可是溫庭筠真的就有這樣的意思嗎？我們等一下再討論這個問題。現在還要說到另外一個作者，他在《花間集》裏也很有名，與溫庭筠並稱的，就是韋莊。韋莊也寫過好幾首《菩薩蠻》的詞，「紅樓別夜堪惆悵，香燈半卷流蘇帳。殘月出門時，美人和淚辭。」這首詞是寫與一個美人的離別。韋莊的五首《菩薩蠻》也寫的是美女愛情，離別相思。張惠言卻說這是韋莊「留蜀後寄意之作」。韋莊是唐朝人，他從年輕的時候就開始參加進士考試，但是考了很多次都沒有考中。中間又經歷了黃巢的變亂，流寓江南很多年，直到五十九歲時才考中進士。後來他出使到西川，認識了西川節度使王建，王建很欣賞他的才華，就聘請他入蜀，做了掌書記。後來唐朝被朱溫篡位而滅亡了，於是王建就自立稱帝，建立了前蜀。王建很重用韋莊，任命他作前蜀開國的宰相。張惠言說《菩薩蠻》這組詞是韋莊留在前蜀以後，思念自己故國、寄託感慨的作品。當然，很多人都認為張惠言是牽強附會，也就是說溫庭筠、韋莊不一定有這樣的意思。可是我認為，這是一件非常微妙的事情。小詞的產生，它有一個自身的美感特質。而它與時代的結合，時代的因素又提供給它某一種美感特質形成的因素。那麼這些美感特質又是什麼呢？我要簡單的講一下我個人的看法。我昨天也說過，我是被生活所迫，常常流離天涯。我也曾經被逼迫一定要用英文去教書，每天查生詞到半夜兩點。正是在這樣被逼迫之下，我也看了一些西方新潮理論的書。關於《花間集》我們究竟應該怎樣體會、怎樣認識呢？我覺得我們應該面對的一個問題，就是《花間集》裏很多作品都是寫美女和愛情，你避開美女和愛情，而從旁邊找意思，有時候就難免牽強附會，所以我覺得我們應該面對它的美女與愛情的主題。我們可以參考一些西方的文學理論。前些年，西方流行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我以為可以作為參考來理解《花間集》，這是我的個人看法，可能說

的不對，在這裏我向大家請教。第一，從語言方面來說，西方女性主義的文學批判把語言分成男性化的語言和女性化的語言。不是女子說的語言就是女性的語言，而是語言的本身有男性化和女性化之分別。男性化語言是比較整齊的，有邏輯的，清楚明白的；而女性化語言相對來說則是凌亂破碎的，不整齊的，不那麼清楚明白的。就詩和詞而言，詩是言志的，它的語言是男性化的語言，作者清清楚楚的知道他要表達什麼。杜甫說：「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杜子將北征，蒼茫問家室。」（《北征》）他是寫歷史，寫自己親眼所見，讀者不會誤解，不會不知道他說的是什麼。可是小詞呢，原來是寫給歌妓酒女歌唱的歌詞，裏面並沒有表現作者自己的志意。最早中國的詞學是在困惑中成長的，詞人們也不知道這種寫美女和愛情的歌詞具有什麼樣的意義和價值。雖然有很多詩人文士也喜歡填寫歌詞，但填完之後他的內心不自安。宋代的王安石做了宰相以後，曾經問人：「為宰相而作小詞，可乎？」（魏泰《東軒筆錄》）陸放翁也寫過很多詞，他在晚年給自己的詞集寫序說：「予少時，汨於世俗，頗有所為，晚而悔之。……今絕筆已數年，念舊作終不可掩，因書其首，以識吾過。」（《長短句序》）他說我是少年不大懂事時寫了這些作品，那麼現在呢，覺得燒了又可惜，所以姑且把它們都保存起來。就是說自己又想寫，又覺得它沒有意義和價值。所以有些人就要給美女和愛情的小詞找到它的意義和價值。小詞從語言來說，是屬於女性化的語言。剛才我已經講了女性化的語言與男性化的語言之不同。我在國外教書，國外的學生很喜歡提問題。有學生問我：「詩也是抒情寫景的，詞也是抒情寫景的，它們有什麼不一樣呢？」我就給他們講了一個故事來回答。這個故事是我伯父給我講的，到現在我也查不到出處。我伯父說清朝有一個文學家叫紀曉嵐，這個人學問很好，很有才華。他也很喜歡跟人開玩笑。有一次給朋友題寫扇面，題了一首唐人的詩：「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王之渙《涼州詞》），這是我們大家都很熟悉的一首詩。可是紀曉嵐在題寫的時候把「黃河遠上白雲間」的「間」字給漏掉了，當時有人就說，紀先生你寫錯了，你

丟了一個字。紀曉嵐很聰明，他就狡辯說我寫的是「一首詞，而不是一首詩。明明是一首詩少了一個字，怎麼會是詞呢？他說我念給你聽：「黃河遠上，白雲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如果是詩的語言，「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表現的是一種開闊博大的感情。如果把它變成詞，馬上這個情調就不同了，所以詞是女性化的語言。詞是參差錯落的長短句，這種特色是造成詞之美感特質的一個因素。當然語言是最基本的因素。第二，西方女性主義批評中談到女性的形象。我受到西方文學理論的影響，但我不是死板的搬過來，只是他們給了我一個啟發，我就往某一方面去思考。西方女性主義喜歡分析小說中的女性形象，他們認為男人所寫的小說裏面的女性形象不是真實的女性形象，男人所寫的女性形象大多是他心目中的像白雪公主一樣美的女性，如果女性太強了，他們就覺得是巫婆、是惡婦。要不然就是母夜叉，要不然就是潘金蓮之類的，這些就是男人所寫的女性形象。我不會用西方的理論來套我們的詩詞，不過他們既然分析到女性的形象，於是我也對中國古典詩詞裏面的女性形象進行了分析。

從《詩經》開始，中國的詩歌裏面就描寫了很多的女性形象。我以為《詩經》裏所描寫的女性是現實、倫理之中的形象。「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這是現實生活中遇到的一個美麗女子。「將仲子兮，無逾我裏，無折我樹杞」，這是一個談戀愛的女子，她有她所愛的男子，家裏還有父母和兄弟。「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三歲為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於暴矣」，這說的是被丈夫虐待而拋棄的棄婦。總而言之，《詩經》裏面的女性，大多是現實之間、倫理之間的形象。屈原所寫的女性，「眾女嫉餘之蛾眉兮」，他以美女自比，屈原詩中的「美女」是喻托詩人對才德的追求以及政治上的理想。他所寫的「美人」都是具有象喻性的女子。到後來唐詩中出現：「可憐閨裏月，長在漢家營。少婦今春意，良人昨夜情。」（沈佺期《雜詩》）和「閨中少婦不知愁，春日凝妝上翠樓」（王昌齡《閨怨》），這樣的抒寫閨怨、宮怨之類的詩

歌，也都還是現實中的女子。再來看小詞，它真的就很妙！因為小詞，它是寫給歌女歌唱的，這些歌女都是有血有肉的現實之中的女子，不是象喻的。可是這些歌妓酒女又不屬於現實倫理之間的任何關係。不是母親，不是妻子，不是女兒，不是姐妹，她們什麼都不是。這樣的女性就具有了一種特殊的情況。因為她們沒有任何倫理的關係，所以她們凸現出來的重點一個就是美色，一個就是愛情。她們別的都沒有，社會、倫理這些關係一概沒有，所顯出的特色就是美色跟愛情。大家都知道，美與愛這兩種東西，普遍存在於全世界各個文化之中。如果脫離了一切現實的東西，只凸顯出美和愛，它本身就是具有象喻性的。像西方的《聖經》中的《雅歌》就以美女和愛情喻說宗教的信仰，就是因為美跟愛具有象喻的層次。所以從《花間集》本身來看，它裏面的語言有一種幽微要眇的特質，跟詩的整齊的語言不同，是一種女性化的語言。它所描寫的女性形象則是美色與愛情，這樣就具有一種源於現實而又超越現實的象喻性。

還有更加微妙的一點，《花間集》中的十八位作者都是男性，一個女性的作者都沒有。在中國古代，早期的婦女敢寫美女跟愛情嗎？早期的婦女要相夫理家，要傳繼後代，這才是女子的責任。女子怎麼可以談愛情呢？沒有一個女子敢談愛情、寫愛情的，那些都是男子所寫的。那麼在《花間集》裏邊，男子要用女子的口吻寫女性的感情，於是就發生了非常微妙的作用。這就是我們所說的雙重的人格，雙重的性別。如果用西方女性主義理論來說是「雙性的」（androgyny），也就是說，男子用女子的形象、女子的口吻來寫女子的情思的時候，由於他本身是男性，所以在他不知不覺之間（subconsciously, unconsciously），可能就把自己男性的某一種情思寫進去了。溫庭筠也許表面所寫的是一個女性，「照花前後鏡」、「懶起畫蛾眉」的女性，「玉樓明月長相憶，柳絲嫋娜春無力」的女性。可是溫庭筠是個男子，有他現實中的不如意。他參加科舉考試，沒有考上，給人家做槍手，人家都考上，他還考不上，這是仕宦的不如意。西方有個女性主義的作者叫勞倫斯·利普金（Lawrence Lipking），他寫過一本書《棄婦與詩歌